

小干夜市：时光里的烟火长卷

□蒲斌军 文/摄

小干岛的夜市啊，是藏在我记忆深处的一帧老照片。海风里裹着葱油饼的焦香，铁板上的油花“噼啦”溅在围裙上，还有南腔北调的吆喝声在暮色里打转——这些零碎的光影，总在不经意间漫上心头，带着咸湿的潮气，也带着暖融融的烟火气。

二十多年前第一次登岛时，临港产业方兴未艾，岛上的修造船厂正冒着火热的劲头。欧华、万邦永跃的塔吊像巨人的手臂，在海天之间来回舞动；隆兴船厂的电锯声伴着海浪声，成了小岛的背景音。天南海北的工人扛着铺盖卷儿涌来，沿海路边的滩涂上，便星星点点冒出了摊位。卖菜的阿婆把青萝卜码得像小山，叶片上的露水还在往下滴，在夕阳里闪得像碎钻；卖劳保服的山东大哥嗓音洪亮：“哎——干活穿的粗布衫，耐脏耐磨十块钱一件嘞！”最勾人的还是吃食摊子，炉子里的火舌舔着锅底，油条在油锅里翻个身，就穿上了金黄的衣裳，蒸笼掀开的瞬间，白汽“轰”地扑向夜空，混着海风湿润的气息，把人的馋虫都勾了出来。

我经常揣着相机在海边晃荡。2016年某个夏末的傍晚，灯柱刚亮起昏黄的光，路边的矮桌上就坐满了戴安全帽的工人。有个大叔把搪瓷缸往桌上一顿，要了俩葱饼一碗紫菜汤，饼皮咬开时“咔嚓”响，葱花混着猪油香直往鼻子里钻。他吃得急，就着汤呼噜呼噜往下咽，饼渣掉在工作服上，末了抹把嘴跟卖饼的大姐唠嗑：“今儿船上的活计顺溜，月底能多拿俩钱，给老家闺女买双新鞋。”大姐笑着往他碗里多添了勺汤，蒸汽模糊了她的脸，却遮不住眼里的暖意。这样的场景，像极了老电影里的慢镜头，简陋却鲜活，让每个漂泊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家的影子。

2020年初再去时，路边的摊位全罩着褪色的塑料布，边角被海风掀起，露出底下蒙尘的菜筐。地上的落叶被风卷着跑，空荡荡的马路上，船厂的铁门紧闭，塔吊孤零零地伫立。那阵子总觉得心里缺了点啥，大概是少了铁板上的“噼啦”声，少了此起彼伏的“来份炒面”的吆喝



声，连海风都显得冷清清的。

好在热闹是压不住的。2023年冬天，地摊经济的春风一吹，夜市又活过来了。那晚我骑着电动车路过长宏国际船厂，远远就看见灯火通明。晚上七八点钟的光景，下了夜班的工人三三两两往摊位涌。有个小伙子仿佛刚从船舱里钻出来，安全帽还歪在头上，直奔卖烤冷面的摊子：“大姐，多加俩蛋，今儿累狠了！”摊主是安徽来的，手底下麻溜地打鸡蛋、刷酱料，油锅“刺啦”一响，香味就跟着火星子蹦出来。她男人在旁边支桌子，嘴里念叨着：“咱这摊啊，就指着弟兄们捧场，等攒够了钱，回县城开个门面房。”说话间，隔壁卖羊杂汤的大爷端来一碗汤，让他们暖暖身子，雾气腾腾的夜市里，又响起了南腔北调的寒暄。

小干夜市火热出圈。可麻烦也来了。马路

被摊位挤得只剩窄窄一条，下雨天雨水和油污混一起，游客踩一脚，就得皱着眉头找地方擦鞋。有回听见俩上海来的姑娘嘀咕：“东西是好吃，就是太乱了。”这话虽听着刺耳，却也透着道理。

2023年底，挖掘机开进了海边的空地，叮叮当当的施工声响了几个月。等再去时，眼前竟像换了个天地：入门口醒目的“小干流动摊位集中点”招牌，地上铺了水泥地，再也不怕下雨天踩一脚泥了。每个摊位前都接了自来水，污水顺着管道往沉淀池里流，角落还安了摄像头，摊主们说：“现在不怕东西丢，也不怕刮风下雨，政府真是给咱搭了个结实的家。”卖烤鸭的小妹见了我直招手，她的摊位就在路口，烤炉飘出的香味勾得人挪不动步：“大叔您看，现在咱这夜市，亮堂吧？游客都

又到五月槐花香

□黄海莹 文/摄

不由一阵叹息，在南方怕是难以见到槐树了，更不用说摘槐花了。

古语道，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春天，是万物萌发的季节。春风吹过，春雨润过，北方平原上，花红柳绿，地里的荠菜、苦菜、蚂蚱菜就破土而出，吸引人们踏青采摘。南方的雨水充足，二月已是草长莺飞，每到野外郊游，我总是格外留意这些记忆中的野菜，却常常一样都找寻不到。江浙一带人在清明时节吃青团，是艾草作原料，煮烂挤汁，揉进糯米粉内揉成团子。同事带过来过，我吃了几次没什么感觉。有些事和物，或许需要时间的打磨，才会慢慢品出其中的真滋味吧。野菜寻不到，这槐树又不是，摘槐花也就没指望了。但不吃点野花野菜，总觉得春天的味道不够。

小时候背古诗“槐绿低窗暗，榴红照眼明”“呼童采槐花，落英满空庭”，可见古人对槐树的喜爱，我对槐树自然也是多一份眷恋与偏爱的。

槐树因高大挺拔绿荫浓密常被作为行道树，又相比柳树梧桐树，木质坚硬，细腻密实，是做桌子椅子等家具的材料，深受农人待见。尤其是家里儿子多的，盖房子娶媳妇，槐树木，就会变成新屋的房梁檩条，新房的橱子柜子。北方俗语有“门前一棵槐，财源滚滚来”的说法。

要说村里最大的槐树，当属村口的老槐树了，守望着一村人，已有近百年历史了，树身依然耸立挺拔，苍劲古朴，粗得要几个人合抱才成，树皮都开了裂，摸上去粗糙磨手，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大伞，耸入云端。老槐树年年萌发新芽，枝繁叶茂。暮春初夏之际，槐花更是恣意盛开，满树的雪白，蚕豆状的花朵密密匝匝，一串一串，嘟嘟噜噜，重叠悬垂，随风摇曳，叶绿花白，清新悦目，一阵风过，幽香入鼻，淡雅芬芳。邻居们劳作之余都会在槐树底下歇息，慈祥的大娘坐在板凳上做针线，慈祥的大爷坐在树下大石头上，掏出烟袋，卷上一袋土烟，边抽边唠家常。我们小孩子就围着大槐树，跳绳，玩沙包，藏猫猫，打闹疯跑。夏

夜，往往月上中天，也不肯回屋。那时，乡村的夜晚，静谧温馨。

拣个天晴的日子，邻居大姐姐会招呼去坡地撸槐花了。坡地就是离村子比较远的田地，每个村外坡地都会有一片野槐树林。放下手里的书，挎上篮子，到大槐树下会合出发。我最羡慕家里有镰刀锄头等各种农具的同学，看着就是干活的真把式。三三五五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一群人，说说笑笑跑跳跳奔奔向村外田野，颇有大千一场的气势。那个时代物质匮乏，二三四月的北方青黄不接，槐花可顶不少口粮。远远地看见公路两旁，槐树一排排，高高挺立，满满一树雪白，就像披着白纱的新娘，早有灵活如猴的调皮男生，爬上树头，得意地坐在树杈上，还有那黑瘦小子攀着树枝打提溜，惊飞花间蜜蜂，我们小女孩就找到地头田埂边的低矮槐树，用手把树枝拉到跟前，把槐花捋到竹篓，槐树枝上有刺，一不留意会划破手指，留下深一道浅一道的口子。身强力壮的大哥哥先是仰着头，围着树，转来转去，不停地端详寻找，看哪棵树枝条多，哪根枝条上槐花多，看准了，用镰刀挽住枝条，找准位置，连续猛砍几刀，高处大条的树枝，从中折断，哗啦一声掉落地上，一群人围过来，都在枝条间摘花，槐花花朵是一串一串的，每一枝上都能撸下十串八串，每人都会满载而归。槐树生命力顽强，保留住主要枝干，明年还会长出新枝。

妈妈下班回家，会将槐花去梗，洗净沥水，撒上玉米面，加盐搅拌均匀，上锅蒸了吃，香香糯糯，或者打上鸡蛋，煎槐花鸡蛋饼，黄澄澄的饼，泛着油光，令人垂涎欲滴。再有剩余的槐花，就改善生活，包包子吃。烧一锅开水，槐花焯水，剁细，发面，醒面，擀皮，调馅，馅料放面皮中央，收拢，拾褶，封口，上锅，大火蒸三十分钟，香喷喷的包子就出锅啦。妈妈的口头语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家人像过年一样忙活，清淡的日子里，家里也荡着温馨。

真想眼前的胡枝子会长成高大挺拔的槐树，开出满冠繁花，如云似雪，恰似故人来。

黑色的犁铧

（外一首）

□李慧英

深夜，催生光明的风暴
黑色的犁铧，再次以它巨大的漩涡
打开父辈胸膛那团火焰
西域的荒凉和风沙
像一头沉重的，缓慢行进的骆驼

天山北坡，一座山的孤独
在身体里迅疾、裂变的事物
那些注定的基因
正在草籽遍布的荒原里繁衍
自己的族类

而石油，金属的迷宮
石化工厂，一座沉默的巨兽
于大地之上，伸展着华夏的骨骼

石化工人是一座桥

巨大，长久盘踞的鲨鱼
古老的岛屿，用怎样的法术
让渔村成为世界级工厂。渔民，炼化工人
这一年，劳动者逢着又一个春天

鲨鱼山，孤独的巨岩
就这样在大海的唇齿间丢失了
世代相传的黑夜。它夜如白昼的灯光
抚过建设者粗糙的双手
照亮巡检工人鹰隼的眼神
听诊器上的脉搏在石化工人的胸腔跳动
那些在钢铁丛林里诊断的
管线，设备，黑色的油脉
那些塔罐的长臂，满仓的粒料
厂房的轮廓，烟囱里飘入天空的思绪……
汇聚在石化工人额头的结晶体
让一座岛屿有了新的重量

桥是大体量的扁担，石化工人是另一座桥
他们挑起的担子
仿佛，也是大海的担子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公益广告

文明习惯风雨同 “舟”
垃圾分类责任如 “山”